



万物

柔尖恰似匀妆指

□ 王蕙利

姜，这种长得像水肿指头扭成一团的玩意，本寻常之物，却因其不骄不躁的特质，恒久地为人们指引着生活的方向。尤其在华夏文化中，姜早已超越了调味品的范畴，进而扩展到医药、文化领域，且影响深远。

姜的品种有许多，按我们经常能见到和食用的习惯，大致上可分为生姜、老姜和子姜。

生姜，是指刚收的新姜。其根茎富含水分，表皮发黄，肉质较软。生姜放久了，水分丧失，便成了老姜。这种蕴涵着无尽沧桑面容与气质的姜之集大成者，不仅皮厚实皱巴，拿在手里粗糙沉重，辛辣味也较生姜更重。

“姜是老的辣”，是一句早已深入人心的俗语。而要说到另一句民谚，恐怕就鲜为人知了，那就是“姜是嫩的美”。此处的姜，指的是没长成的新姜，一般称为子姜或嫩姜。

当湿漉漉的梅雨季过后，夏天不矜持地展示出了其本来的热烈样子，菜市场里便有了妖娆展示乳黄肉身的子姜。兴许是淋多了黄梅雨，它们还微微透出一份初来乍到的纤弱。

若用女子做比，生姜是丰腴的少妇，老姜是泼辣的熟女，那么子姜就是青春的少女。老姜固然辛辣，口感稍差，而子姜，弥补了这一不足。它们没有老姜的嶙峋之态和沉稳辣气，有的只是肉质脆爽，汁多渣少，还带些许甜意的芽。掰开来闻，还有一股沁人心脾的姜香。

与辛辣的老姜在烹饪时只宜单纯作为调味品不同，子姜既能团队合作，也能独自展现其魅力。能文能武的它们，既挑得起大梁，也当得起配角。且无论充当何种角色，都能得体适度，是夏天不可多得的魅力食材。

譬如扬州名菜“大煮干丝”，上面照例

会配一簇子姜丝。若受季节限制，只能以老姜替代，口感可就差多了。此外，子姜还很适合与肉丝搭配炒来吃。闻着香，吃着鲜，清新热烈地呈现出一番质朴的大气。

然而最多见的，还是将子姜用作腌泡的材料。与四川人钟爱微黄清香的泡姜不同，在早年很少有人吃辣的家乡，更青睐腌一种糖醋姜。

记忆中，每年的夏日，外婆总会买不少子姜回家。而后，到井边打上一盆水，将它们仔细刷洗。待得清澈晶莹的水，拂去了子姜的风霜时再看，那淡淡鹅黄身段顶着粉紫菱芽的子姜，出落得宛如二八年华少女的纤纤玉手。无怪乎，宋代诗人刘子昂在《咏姜诗》中吟道：“新芽肌理细，映日莹如空；恰似匀妆指，柔尖带浅红。”真是道尽了子姜的鲜艳柔美。

洗净晾干的子姜，外婆将之一一刮去

外皮，切成薄片，用手挤干水分，码在无油无水干净的瓶中，再倒入用白醋、白糖熬化放凉的汁。白嫩的姜片，浸在糖醋融合的汁液中，愈发显得肥润剔透，看着就喜人。外婆盖上盖，将瓶移到阴凉角落处，静静等待子姜的裂变。不两日，等它们被渍出多余的水分，即可取食。

外婆腌制的糖醋姜，看上去无丝无筋，清清爽爽，却因身体里渗透了糖醋汁，吃起来酸、甜、脆中带一点点辣，比诸多时蔬都要味胜一筹。就连当时不喜欢沾有姜味食物的我，都将它归到了特殊的例外中。

于味蕾沉滞，胃口不佳的炎热暑天，嚼粥时撒上几片糖醋姜搭搭筷子。那独具的脆香口感，鲜爽滋味，在极大振奋食欲的同时，还让人感受到丝丝有如风般的清新气息，将原本焦灼的心情，都轻拂得处处生春了起来。

闲话

大暑是盛夏的烟火

□ 赵小越

烈日挥毫泼墨，笔锋由淡转浓，勾勒出夏色的渐变感，至大暑日，已发挥到极致了。

《通纬·孝经援神契》有云：“小暑后十五日斗指未为大暑，六月中。”当太阳到达黄经120度时，日盛三伏，暑气熏蒸，酷热炎炎，田间有“大暑雨如金”之说。

四季如人生，盛夏是壮年，大暑是巅峰。那璀璨似夜空的烟火，拉长着生命的景深，明度无限降低、纯度无限升高，让一切美好都无比清晰可见。可烟花也易冷，散尽铅华，立秋随即而来。

大暑之夜，与家人在城中江边散步，思绪总是不自觉飘回童年，飘回老家的山麓小院，高高的老榆树下，我躺在椅子上消暑，枕簟微凉，姥姥教我背《竹里馆》：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”她念一句，我记一句，只一遍竟流利地背了出来。当时明月正悬在天边，一阵风拂过，叶子沙沙作响。我蹲在门口，吃着饱满充盈的水蜜桃。如今，姥姥与老家小院只能在我的梦里了。

老家有一座江心小岛，美景如画。每逢盛夏，芙蓉盛开，画舫听雨，薄蝉鸣林，蜻蜓点水。上天给了大暑之日最浓烈的好感、最热情的努力，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、晴空最明澈的湛蓝和作物最迅猛的成长。

长久生活在城市中，大暑带给我的已是另一番景象。沥青路被晒得发亮发烫，花木整齐划一，却都无精打采，洒水车在路上不停忙碌着，江边成了市民晚饭后的青

睐之地。先生每日都必去街角超市买西瓜，回家连切也不切，拿起勺子便吃，红瓢生水，唇齿留香，惬意至极。大暑阳盛阴生，医学上讲“补在三伏”，羊肉汤也是消暑的宠儿，喝得大汗淋漓，反而能排毒祛湿，起到进补功效。冷面、凉粉清润剔透，都日夜兼程赶往千家万户的饭桌。一些地区还有饮伏茶、晒伏姜、烧伏香的习俗，如今都被城市紧张忙碌的生活所冲淡。

我见过一次流萤，是在南京紫金山上的树林里。雨过天晴，暮色沉沉，无数黄色光点，像烛光，像星星，像魔法，令人惊叹。古时，流萤在枯叶上卵化而出，先民们认为是腐草所变，当时被认定为事实的，如今看来颇具神话色彩。泰戈尔则写出了这些小精灵的高尚之处：“你冲破了黑暗的束缚，你微小，然而你并不渺小，因为宇宙间一切光芒，都是你的亲人……”读来令人眼眶湿润。大暑时，人如在蒸笼之中，湿热难耐，土地被炙烤着，可“大暑不暑，五谷不鼓”，要热就热个彻底！湿气到了一定程度，电闪雷鸣，大雨滂沱，让万物透个气，让庄稼喝个饱，岂不快哉！这便是大暑三候：“一候腐草为萤；二候土润溽暑；三候大雨时行。”

在我的印象里，大暑是五月天唱的《盛夏光年》：“让盛夏去贪玩/把残酷的未来/狂放到光年外/放弃规则/放纵去爱/放肆自己/放空未来……”大暑象征着敢爱敢闯的人生态度，意味着年轻人要全力以赴去实现心中的梦想。在这个如烟火般璀璨的年纪，本该如此。



炽热之下(水彩画) 马广生画

世相

环肥燕瘦皆相宜

□ 赵春燕

同事小雪，一米七几的大高个，身量苗条，长发飘飘，是行走的衣服架子，什么样的衣服穿在她身上都让人眼前一亮。每每从身旁经过，我都一阵羡慕。

又一同事，小夏，胖乎乎、乐呵呵。眼睛很大、双眼皮，皮肤极佳，吹弹可破。每次看见她，我都想摸摸她的脸，渴望拥有她的好皮肤。

我常常想，假如能同时拥有小雪的身材与小夏的皮肤，那简直就太完美了。就是传说中的，“魔鬼的身材，天使的面孔”。

想想我，从小就在微胖界转悠。上学时，同学们很羡慕我的好皮肤，我却厌恶自己微胖的身段。看见漂亮的衣服，永远只能给眼睛过过生日，无法穿出想要的效果。只能眼巴巴地盯着身材苗条的同学，穿着裙子在眼前晃。

每每看着镜中自己粉嫩嫩的脸庞、红嘟嘟的嘴唇，自信心爆棚。又一低头，看见自己粗壮的腿，情绪低落下来。于是就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到学习上，学习成绩虽不算最好，但也还行。只是给不了解真相的同学，留下一个高傲的印象。殊不知，我也有我的小烦恼。

到了结婚生子，体重一度偏离微胖界，正式进军胖子行列。那一段时间，我的皮肤超级好，用别人的话说，就是“白里透红，与众不同”。但也患上了轻度脂肪肝，继而一场小手术，让

我意识到了必须减肥。之后这几年，我一直坚持锻炼，体重慢慢回落。

及至去年，我的体型恢复到标准状态。坚持锻炼使我身上赘肉不多，按照同事的说法，有了少女般的身材。以前只敢看看的衣服，现在也能轻松驾驭了。于是，收获了一众艳羡的目光。走在路上，自己也感觉很自信。但当我照镜子时，发现脸不如以前水灵，有些干巴。家人又都劝我，再胖一些，脸上才有胶原蛋白。于是，我又有了新烦恼，又开始了纠结。

同事小雪，窈窕婀娜，可以媲美赵飞燕。在现今骨感美人流行的时代，是爱美女士效仿的对象，也是我一直以来想要努力的方向。但小雪脸色暗淡，精神有时会有些萎靡。小夏，满脸的胶原蛋白，丰腴有致。搁在唐代，与杨贵妃有得一拼，准会成为她的宫中竞争对手。小夏却为穿衣服烦恼，也时时担心血糖与血压。

由此可见，无论胖瘦，皆有优劣。胖了，皮肤好，抗冻；瘦了，身材好，耐热。胖，可能血糖血压高，有脂肪肝。瘦，也许会贫血，体质偏弱。胖有胖的愁，瘦有瘦的恼。是胖也忧，瘦也忧。然则何时而乐耶？必曰：脸面诚可贵，身材价更高，若为健康故，二者皆可抛。

想到此，我决定不再纠结。环肥燕瘦皆相宜，一切顺其自然，健康即可。非唯此事如此，万事皆然。既然不能两全，何不顺其自然，一切随缘？

微小说

最后一节课

□ 董川北

“你们看，这是我们新婚第二天在上海外滩的合影。”老季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“哇，姚老师年轻的时候好美！”学生们迅速围了过来，一个女生感叹说。

老季瞪了一眼女生，假装严肃地批评：“瞎讲，难道姚老师老了就不美啦？”

“美！”学生们看着老季沧桑的脸，异口同声回答。

老季微微一笑，仿佛回到了年轻的时候。然后继续给学生们一边递着照片，一边回忆着幸福时光：“喏，这张大概是她28岁的时候，在菜园里照的。姚老师正在种菜，我偷偷拍的！”“看，这是结婚20周年，我们在北京香山拍的，40岁的姚老师不漂亮了吗？”

“漂亮！”学生们再次由衷地说。

最美最漂亮的女人……”老季说完这句，终于忍不住，一颗浑浊的泪水滴在了照片上。

老季抬起头，这才发现，原来跟自己一样，看着看着照片，学生们的眼眶早就红了，有女生还偷偷抹着眼泪。

老季振作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姚老师曾与我商量，她说她是老师，教了无数的学生，上了一辈子的课，看到桃李满天下，她今生无悔。但是，她想死了之后，继续当老师。所以同学们，你们不必难过……”

学生们努力地地点头，但都抑制不住泪水吧嗒吧嗒往下掉。

“这是姚老师为你们上的最后一节课，如果你们爱她，你们就好好学，学好了将来才能回报社会。”说完，早已泪流满面的老季，再次看了一眼身后白布下的老伴，走出了医学院解剖学教室……